



王必胜 / 著

闲笔杂说

中国书籍文学馆

名家文存



文章的风骨，是其灵魂，
如同人，少了就会得软骨病，
没有了或缺失，就会如同行尸走肉。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中国书籍文学馆

名家文存

閑筆雜說

王平題



王必勝 / 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闲笔杂说 / 王必胜著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4.3

(中国书籍文学馆·名家文存)

ISBN 978-7-5068-3960-0

I. ①闲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06294 号

闲笔杂说

王必胜 著



图书策划 武 焱 崔建建

责任编辑 钱 浩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3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152 千字

印 张 14.5

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3960-0

定 价 28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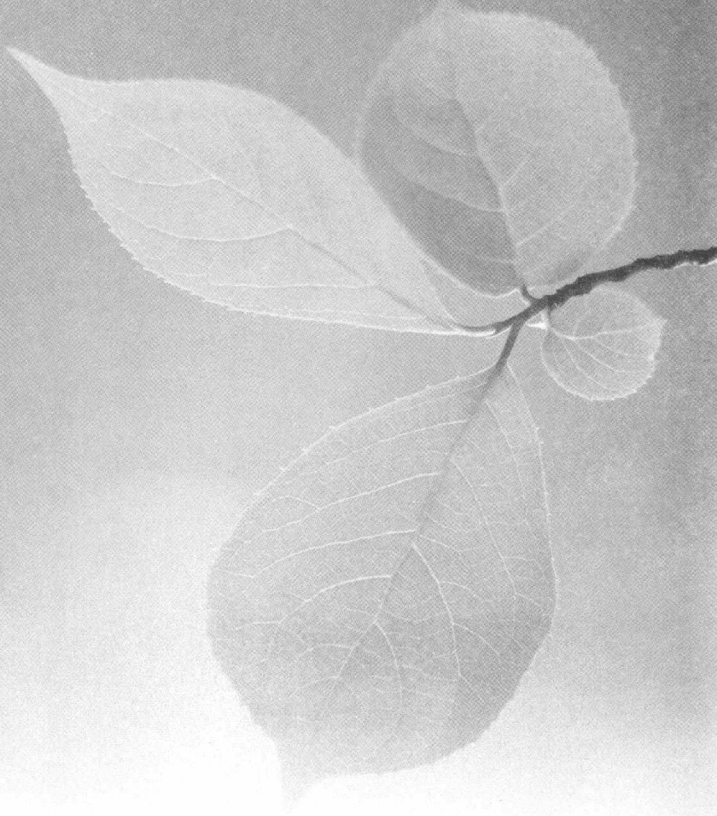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上 辑 文坛闲说

- 002 打量南北，杂说京沪
- 010 读写他们
- 074 读·看·想
- 080 品位和风骨
- 085 地域、自然与文学
- 088 关于“茅奖”
- 091 生态美文之魂
- 094 散文和我们
- 103 文艺评论的姿态
- 106 散文这个精灵
- 110 散文的几个关键词
- 116 纸上性情堪可欢
- 119 思考者的背影
- 122 敬畏生命 春暖花开
- 125 丰富厚重的“大同读本”

下辑
浮生札记

- 130 生命与故乡
- 134 电脑苦乐
- 137 学 车
- 142 牌 局
- 149 球迷 W
- 152 感觉时间
- 155 这个夏天
- 158 霍金的分量
- 161 感谢世界杯
- 163 永远的廊桥
- 166 低碳与我们
- 169 塔中一日
- 185 莫斯科二章
- 193 婺源看村
- 196 徐霞客的上林
- 199 宜兴龙窑
- 203 小城大馆
- 209 邂逅美国“大选”
- 216 唯美卢塞恩
- 220 酒之魂



—上辑—

文坛闲说

打量南北，杂说京沪

——当前文学断想

—

当今文坛有没有一个派，不好说；当今文学界的某一类创作，能不能从一个地域来划定和规范，也不好说；叫做什么派的，或者冠以什么味的文学，能不能带来经济效益，增加“卖点”，收回成本，或者推出一个作家，成就一方人士，也不好说。人说，当今文坛是杂语喧哗，诸神亮相，跑马占地，大小鬼争位；又有人说，当今的文坛，是老树新枝，小树奇葩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，目迷五色，各领风骚；还有人说，文坛最耐不得寂寞，没有的要叫板呼唤，有了的就应声鼓噪，献媚市场，推销促销，应有尽有，不一而足……因此，提出文化和文学的“南派与北派”、“京派与海派”等等，好像太专门太学究太迂执太形而上了。也有人说，眼下文化进入大一统，世界变小，地球村，人类意识，说派分党，好像太局限太狭小太具体了。

当一个热闹的文坛，没有主调，众声喧闹，荤素全席，鬼神共舞，用一个传统的话题来梳理，是不是太那个，又太不那个了。所以，面对开放多元的文化时态，面对文学的“五胡之乱”，说京派海派，说南方北方，是个难题。

如果说，有一种文化形象发生学曾在过去备受关注，以研究海派风格群体为其课题的话，而今这活儿很少有人去干，因为他所面对的多是一些难以诠释、难以作解的，恐怕也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问题。所以，说京城沪上，说南北东西，这派那派，虽话题老旧，却好像“白头说玄宗”，恍如隔世。

不过，设若数典寻根，从老辈人那里找根据找说法，何南何北，把京畿沪上作为有特点的地域文化现象来评说，自上辈人上上辈人就开始了。近现代以来，不少学者为此撰写专文，最著名的有鲁迅先生的《北人与南人》、林语堂的《北方与南方》等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过去说南北的异同、南北的划分，多是以北京和上海为轴心为圆点，辐射开来。所谓南北之比较，多是北京与上海的比较，北派的代表是北京是所谓“京派”，而南派的代表则是上海，是所谓“海派”了。如果说，南北文化是铸造了华夏文化的基石的话，而京派与海派则是它的集中体现。

近年里，理论的思维变为一种奢侈。君不见，这种从地域特色的区分和关注渐次淡漠，论者们连过去多为提及的文学以至文化的群体性，也少有涉及。这是因为，当今文化呈多元驳杂状态，繁复的文学景观，难以用地域特色和风格流派来梳理，各种文化取向大多呈现出一种外向发展的趋势。碰撞、交融与糅合，成为当今文化或文学的一大走势、一大潮流。在本土文化同外来文化的交汇成为时尚的时候，当不同的文化风貌竞相展现，各种文化潮流风行的时候，所谓“山药蛋”、“荷花淀”等某些区域性划分，并不全是人们认识当今文学现象的一个坐标。

还是那句名言，不是我不明白，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。所以，在一个

开放的时代，一个现代化文明进程期冀着同世界接轨的社会，文学和文化，成为开放宏阔的形态，吐纳八方，本土文化的区域性在现代观念的冲击下，也由内敛聚合变为外向收取。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此，一个地域的文化如此，甚至一个群落的文化亦复如此。

如果我们不惮固执、吃力不讨好地对这派别说三道四的话，我们难以脱开既成的定式，也难得走出前人的思路。所以，我们的话题只能是“打量”南北，“杂说”一下京沪而已。

二

如果我们沿用这个“派”的说法，我倒觉得不妨以南派和北派论及较为确当。鲁迅先生当年曾由海派与京派论争，而谈到北人与南人的异同，说到文化的地域性和地方性。今人余秋雨、杨东平诸先生也曾说到地域文化的不同形成了人文精神的差异。那么在当今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中，南北相较，异同何在？

诚然，在诸多先贤同侪中，论及北方南方，忘不了拉出法国哲学家丹纳所言立论，文学的种族、环境与时代的三要素，决定了她的性质她的面貌。当天阔地远、大漠落日、古道孤烟的苍凉，同征夫涕泪、羁旅情怀、金戈铁马、号角连营，发为心声，融会为文学，是一种高亢昂扬、感天泣地的诗篇；而小桥流水、杏雨江南、风行荷上的物华风情，造就了一种婉转曲致、神秘诡黠的文学魅力。前者有急公好义豪侠之气，而后者多是阴柔细绵的纤巧。这大致成为数千年来两种文学的基本特色。在今天的文学中如果单是从其风格情态来看，仍然是北方雄浑与南方的绵邈，仍然是大江东去的浩气豪气，同绿杨荫里的灵动和清丽曼妙的区别。

但在文学最本能的意义上，北方长期以来重教化的传说，入世情结，帝王之气，挥斥方遒的政治意识，又使得文学具有经世致用的入世之风，

每每在“致君尧舜上，更使风俗淳”的理想中，寄寓着文化的功用意识，寄寓着高歌豪迈的人文抱负。而南方的文化民间性的特色，重商的传统，致使文学的娱乐性突出。这曾经为众多论家所涉及的文化特色，至今仍然是我们考察这两种文化两种文学的基本点。

也可以说，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，我们看到的是，由传统文化衍生出来的南北文化差异在今天仍复如此。我们还看到，从北方的文学领地上，那边关的诗情勃发，那黄土地上征服大自然的心声，那中州大地上人们对历史的诘问，那关中地方对民族精神的开掘，都无一例外地把当今文学的社会性功能发挥到极致。这无疑形成当今北派文学的主力军。而从南方文学的方阵中，我们也不难找寻如上的文学景象，可是，南国变化流动的生活，多化为文学精细的情调，廓大荒寥的背景，在清新而轻盈的文化因子中，多浸润出风动幡转的哲思，数千年来屈子行吟的奇崛浪漫和六祖慧能的禅意高妙，把南人坚韧顽强、精细覃思、生生不已的精神，糅合到文学的情致上。北方的文学多是内容上的气势雄浑，所谓燕赵多慷慨之士，临风悲歌，壮怀激烈，萧萧水寒，成就一世文名和英名；而南方的文学则在情调和形式的精致上，多变化和创造。当然，这是相对而言。当一种沉郁浑然的文学之气象，与另一类阴柔葳蕤的文学风格，出现在不同地域方位的同时，我们看到的是，婉约和豪放的区别，透过表里我们看到的是文心文气的不同。与此相类的是，北方的文学注重的是传统，是宏大的规模，鸿篇巨制，从司马迁的史传传统到明清四大古典小说的大场面，都是以宏阔的篇幅和纵览生活的笔力，宣示了北方文学的思想的穿透力，而南方的阴柔清丽、神秘而狡黠的气韵内涵，留给历史的是清幽峭丽。以散文为例，北方的游侠孤傲的灵魂，与南国的“夕阳下的小女人”情调，最鲜明地划出了自古以来“秋风胡马塞北”、“杏雨春风江南”的不同。文学北派南风，千年以降，在最基本的风格上，是一阴一阳的比照互补，是一种对比中的美丽。

这数千年的南北文学的传统风格，其变异十分沉滞迟缓，也就是说，在基本的两极风格中，北派与南派，基本葆有着原生的文学情态，这也应和着所谓文学发展的时代性、人文传统和地域特色的说法。而在一个信息时代，一个新的文化精神观照下，这种老大的风格，也同我们今天对文学本体的理解发生变化一样，不可避免地有些许的变异。这个变化和变异，也增加了论者们专门从地域性考察文学的难度。没有了过去那种泾渭分明的文学分野，没有了过去显见的差异。更不用说，在同世界文学的一体化进程中，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和交流，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封闭性，也发展了对文化的认识。

幸也，憾也，不太好说。

三

京派文学如果作为一个专有名词，她的存在更多的是研究的意义，换句话说，所谓“京派”，早已名存实亡。京派文学，我以为，自老舍以后就走向式微。北京作为文化重镇的人文内涵，作为首善之区，其政治文化中心中的地位，在文学的认宗立派方面，占有绝对的天然优势。这容易造成一种错觉，无论京派是否还能成学立派，是否还有继承者，是否还有代表派别和学说的真功夫，在某些习惯思维者那里，仍把她作为一个流派来信奉。

所以，如果说京派曾作为历史上一个文化现象存在过的话，而今这个文化的流派已成为零散的碎片，作为文学更是没有一种特定的内涵，缺少代表特有的文化内涵的作品和作家。仅是那种写地方土著生活，或者描绘京城都市的斑斓光影，是不足以构成文学特有的阵势的。另一点，主要的是，如今描绘北京大都市文学或文艺的，其主力军都是一批新生的作家们，他们对作为北派文化的代表京派文学多是从逆反的思维出发，如果说有所继承和借鉴的话，是它的戏谑性和幽默感。在同样描写都市生活的文学中，

京城的作家们调侃味浓于沪上作家和南方作家。同样，首都的权威意识，天子脚下的皇都意识、政治情结、自负情结和老大情结等等，熔铸了京城作家们的敢言敢写的勇气。当代文学史上的最主要的几类文学现象，都少不了北京作家的参与。说京派的不复存在，还有一点是，首都的文化人大都是来自外地，从出生来说，南人居多。而在京都实际上是两拨人：一是属于北京市籍，这类人又多是本地生长，从地段上划分是地道的京派骨干；一是生活在北京，而工作在中央机关，纯“北京意识”弱少，他们从五湖四海来，大部分是南方人，对北京本土文化不熟悉，相融也太难，而且这类作家创作生产力也较旺盛，无形中对形成本地文化流派是个耗散。目前，形成京派文化的合力业已消散，尽管京城文学当中，曾有过少数的创作集体，也出现过共同创作打响了的作品，比如，运河文学，但是，由于缺少相近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实践，人员成分纷杂，也就难以再现一个流派的成绩。

相对而言，海派沪上的文学相似性更多一些，或许是南方文化的相融性强，或许沪上的文化内质本身的凝聚力，也或许作为地域特色的上海城市文化更为显著更为单质……尽管在海派文化的传统中，个人性的操作较之北方来说更为单纯，可是作为一个群体的文学现象，上海的都市风格和情致，尤其是写当下城市生活所展示的文学面貌，是其他地方的作家们所不及的。上海的文化传统不及北京深厚，但开埠以来对外域文化的汲取，则是其他城市所不及的。上海文人的机敏和精细，干练和潇洒，能够在逼仄的题材里完成漂亮的活计，冲破亭子间意识、走出城隍庙的意识，俯瞰文坛急于功名的心理，在大上海都市气象中，不免透着文人的小家习气。沪上的文学运作多是不张扬不叫卖的，却往往因了操作的精到而能得成。有句流行的话是，北京人看所有的人是外地人，上海人看所有的人是乡下人，确实与否，不去管它，但清高和自负作为人与生俱来的陋习，而在上海人那里通过这样流行语更为彻底地得到揭示。文人相轻，往好的方面说，

是一种动力。上海人也许因了物质方面的优越而在文化方面也有睥睨大千、目空万物之概。群体意识、圈子意识，相对而言，上海人要少一些，可是作为一个体的保护意识，则相对其他地方又强烈些，极可能发展为狭隘的“保护主义”、封闭主义和老大思想。同北京相比，上海的老大是一种不容忍的老大，是力图平分天下的老大，而北京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老大，是自我欣赏的而疏于叫真的老大。所以当一种文学现象或一种文化景观出现时，北方与南方，总能闻到唇枪舌剑的火药味。

还有，作为一个略为称派略为成派的群体，北京往往容易推举出领衔人物，往往自觉和不自觉地寻找出精神领袖来。这或许同王朝时代的文化遗风有关，或者是一种战术，当然还取决于团队意识，不同的是上海更注重单兵作战，或者是没有首领的为自己而战。

如果说文坛有“战火”的话，在当今文坛上，居于南北两大文学重地的北京和上海，算得上是“战争”的发源地。这几年的讨论，虽正面冲突短兵相接的阵地不全在这两大阵营，然而，很多的导火线是从这两处引发的。因了这北方南方的“冲突”，文坛的许多话题才有所深入。在这样的“战争”中，北人和南人在地域上的概念已不复存在，而且也并不多为地域而战，为阵地而战。不过，相互间的地方意识，多多少少地化为壮士的一种精神动力。

北方以她的阔大苍凉，仍然肩起当今时代文学的主导，她的传统文化精神毕竟成就了她的主体风格，而在走向新世纪之时，她仍然是雍容大度，高视阔步，在没有指令下完成一种首席官的任务。在某些人看来，在她的羽翼下，京城渐渐修炼一个精神朝拜地，所以，当一些文艺作品需要得到指认的时候，进京或“晋京”，就成为自然而然、平平常常的事了。而南方利用地远心偏的优势，默默地积蓄着力量，等待着爆发。上海则更是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与大者比肩，与小者同道，寻机张扬自己。也许这种制约与融合，求同与存异，皈依与背离，成就了一个多元化、无主谓、少权

威时空的文学发展。但这些，于文学于文化，对耶非耶，不太好说。也许，这种对文学的所谓地域方位的划分权当一种理论的阐述，一种文人的庸人自扰。

1996年7月

读写他们

—— 一本散文和一组作家书信

一、电脑引发的

电脑的普及，无疑解放了我等吃文字饭的诸位。尽管用电脑办公十多年了，眼睛为之降低了度数，还冒着辐射的侵害，而这个电辐射、光污染的家伙，还是给我等坐办公室的极大方便。至少，查资料、写东西十分得便。而且用上了这五笔字型，字随意到，敲击快慢之间，文字跳跃闪动，声音噼里啪啦，有动感，有声响，也有光影。这可人恼人的家伙，还是方便也好玩的。

可问题是，习惯了，熟练了，长短文字都是这电脑代劳，懒于握笔，而那十分心爱的书写，或者手书，却成了往日的记忆，变得陌生而珍贵了。

这就是现代文明付出的代价吗？

是的，我们在孩童时期，有老师和家长逼迫，谁没有过描红，没有灯下练字习书，或者，在课堂上欣赏个别老师的板书，再者，稍长之后谋生

他乡，用急促而眷念的心情，铺纸展笔，寄写家书的经历？那是一种温馨的回忆，一种难得的心情！

所以，那些书法或者叫手迹的东西，今天变成了一种收藏。收藏可能就是缺失，对我们这等爱好写写划划的人，多少有点惆怅而失落的！

枯坐电脑前，生发这多感触，几近常事。于今，我偶然翻出近十七年前（可怕的十七年啊），因编辑一本散文选集，与众多作家朋友的信函交住，更加深了这番感触。

二、编书成全

事情还得从头说来。

上世纪九二年冬或是九三年初，家乡人老简和老秦，司职长江文艺出版社，他们来北京组稿，提及到要搞一个什么选题，即使不赚钱也要出的书。他们态度坚定，大家各方想法子。于是，就有了我和同样算是乡党当时任职文艺报社的潘凯雄的合作，就是后来也还算有点意思的一本《小说名家散文百题》的图书。我敢说，这样的选题是一个独创。那时，新时期文学历经八十年代红火，九十年代的稍嫌冷寂，而散文好像别有不同，热闹的小说家和不甘的小说家们，加入了这个阵营，成集团阵势。也可以说，自那之后小说家散文渐渐兴起，而且，有着十分看好的前景。在这本书后记中，我写了有关情况——

编小说家散文之类的选本和专集，也不是鲜见的题目。好多这类的东西，问世后并不走俏。闲聊之余，我们说及到让每位入选者写上五六百字的“散文感言”或“散文观”之类文字，以纲带目，兴许能区别于同类选编而见出新意来。

想法归想法，付诸实施不是件容易的事。首先入选者名单，

是很慎重的。书名冠之以小说名家，这“名”一定要严，要有标准。一是要活跃于新时期以来文坛的小说高手，同时又有为人称道的散文新作。

为使选本有权威性，葆其特色，我们请作家自荐作品。入选的五十多位名家之作，除个别老先生因年事已高不做便打扰外，余者均为作家们自荐。不少作家手头工作和创作任务繁忙，却十分热情不吝赐文，尤其是那精粹的短文“散文感言”，作家们不嫌琐碎，鼎力相助，使我们深感友情的可贵。当然，这些来自创作实践的夫子自道对读者和文学也是十分难得的。

编选工作仅是微薄之劳。记得把编书的信息告诉一些作家师友，都爽快支持。王蒙先生在出访国外前的空隙，第一个将“散文感言”写就。在海口，韩少功兄的文稿，放在摩托车后方被当作钱物遭窃，数日后又重新复印，并据记忆重写一篇“散文观”送给我们；还有汪曾祺老的手稿刚完即复印寄赐；刘庆邦兄自谦散文写得不好，专门为本书写一篇，都令我们感动。——众多的亦师亦友的作家们，寄来文章的同时，亲笔写来信件。

时光荏苒，但现在想起来也记忆如昨。当年，编选之事在拟定选题后，略微确定了一个名单。名为小说家百篇是个概数，以我们感受到的有特色的小说名家，以其小说在当下活跃走红为标准，当然，私心是以青壮年和我们熟悉的为主。于是，就地北天南，先后反复，最后选了55位。

从我保存的一份有点乱散的初定名单看，是以老者领衔，以地区比如北京、上海等划分，名单定好后再传到出版社，由他们打印一个约稿信件，盖上公章，再从北京寄发。一来二去，到了三月八日我和凯雄分头寄出约稿函。

十多年后，拣出这些信件，有七位作家已作古，他们是冰心、巴金、